

一介書生與他的教育王國

(本文插圖刊第6頁)

蔡棟雄

張其昀，字曉峯，浙江鄞縣人，生於民前十一年（一九〇一）九月廿九日（陽曆十一月九日）。民國十二年，畢業於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後，任

母校助教及商務印書館編輯。十六年起任教國立中央大學連續十年，廿五年國立浙江大學新設史地學系，聘為教授兼系主任，嗣任文學院院長兼史地研究所主任，先後凡十二年。其間曾兼任國防設計委員會（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之前身）專門委員，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教授，中國地理學會總幹事、總編輯及會長，中國科學社理事，並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員、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。抗戰以前，曾赴東北及西北各省考察，足跡甚廣。抗戰期間，應美國國務院之聘，赴美考察，在哈佛大學研究並講學二年。民國三十八年戡亂戰局逆轉杭州陷共前夕，始離浙大，前往廣州轉來臺北，任考試院考試委員及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長，隨蔣介石總裁訪問菲律賓與韓國。三十九年任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長，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後，任秘書長職，四十一年十月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仍連任此職。四十二年當選為中華科學協進會理事及中華譯學會理事長，四十七年（一九五四）五月出任教育部部長，四十七年至六十二年先後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及國防研究院主任，民國五十一年創辦中國文化學院於陽明山之華岡，六十九年改為中國文化大學。民國四十二年二月遞補全國性教育團體國大代表，三月

出席第二次國民大會，當選主席團主席，自後當選連任第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次會議主席團主席，並受聘總統府資政。

張其昀自四十三年五月接任教育部長，其後四年之間，把自由中國荒蕪的教育環境，滋潤得欣欣向榮。首先，着手於大陸原有大學及學術機關之恢復，四十三年秋天，國立政治大學首先復校。

張其昀准許政大在臺復校，親自裁定校址，引起了社會不同反應。有立法委員質詢：「何以許多大學，淪陷大陸，都不准復校，獨准國立政大？」他反問：「請問大陸許多大學被中共接收，有那幾所學校會與共軍一戰？政治大學遷到四川，最後四川淪陷，政大學生與中共流血一戰！這是教育部准其單獨復校之原因。斬釘截鐵回答，羣情翕服。」

振興樂教注重美育

張其昀作事不畏阻難，堅持定見之嚴正作風，許多學者、教育專家表示，他是歷任教育部長貢獻最多的！

張部長批公文之速，常令部屬驚奇。政大復校之後，清華大學隨即在新竹復校，先成立電子科學研究所，兩年後，交大也復校，先成立電子研究所。

同時，核准省立師範學院與臺南工學院擴充

為國立師範大學和成功大學。私立大學亦應運而生，私立東海大學、東吳大學、中原理工學院、中國醫藥學院等紛紛成立。

張其昀可說是繼五四運動倡始人蔡元培以來的美育思想家，在「華岡興學」一文中，他說：「美育為中國古代大學之特色，孔子在齊聞韶音，三月不知肉味之美談。儒家學說之精義，在於制禮作樂，尤以樂教為中心，所謂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。中國近世文化衰落，由於禮崩樂壞，故復興文化，應該振興樂教。本校創辦之始，即設有美術、音樂、戲劇、舞蹈等系及研究所，即以補目前一般大學之所未及。」

洞燭先機處事明快

他又力排眾議，創設國立音樂研究所（由音樂家鄧昌國任所長），及國立藝術專科學校，藝專已成為今日中國培育藝術人才的主要搖籃之一。

在進行國立中央圖書館恢復工作中，更積極整理自大陸遷移來臺之數十萬冊善本珍籍，及一般參考資料，四十四年十月中央圖書館臺北植物園新館正式開放閱覽，同時與五十八個國家重要學術機構進行圖書交換。

張其昀處事明快，他在一週內，核定私立實踐家專、銘傳商專設校，決斷之速，令人咋舌。現今公家機關主管，辦公桌上仍常有批不完

的厚疊公文，但在三十年前張部長時代，早已規定教育部公文，最遲一週內必須出門，使得與教育部洽公的民衆，額手稱慶，讚不絕口。

另外，他開放了留學之門，每年辦理公、自費留學外國深造，同時在國內大學成立研究所碩士和博士班。他有洞燭先機之遠見，民國四十五年，他爲減輕學生升學壓力，在新竹縣試辦免試升學，延長國民義務教育，凡國小畢業生，均免試升入中學就讀。這一方案進行之初，各方反應不一，有人爲反對而反對，張其昀信心却不爲動搖，仍堅持繼續辦理。

卸職教育部長後，先總統蔣公介石曾稱讚這一教育實驗是成功的。五十六年，決定延長義務教育爲九年。一位資深新聞記者評論說：「臺灣教育，在中央政府遷臺之初，可說是一片沙漠，但經過張先生四年來的積極策劃，辛苦耕耘結果，已變成了綠洲。」

開創女子從政風氣

張部長任內另一項創舉是開創了女子從政的風氣。他起用了王亞權爲中等教育司司長，葉楚生爲國民教育司司長，高梓爲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主任。

一位教育界人士評他：「不只是位書生，也是位大將。」

民國五十一年張其昀以「承東西之道統，集中外之精華」，在陽明山華岡創辦了中國文化大學。華岡原先一無所有，發展迄今，校舍逾二十座，日間部四十四系，夜間部十六系，學生一萬

七千三百餘人，可稱全國大專院校第一。張其昀二十三年埋頭苦幹，終於有成。

住在臺北市的人，抬頭一望，總可看到紗帽山下的文化大學校舍，巒宮高聳，美侖美奐。第一次遠眺到它，你一定會想一親芳澤，探訪人間仙境，外國友人也常把瀏覽文化大學列爲主要參觀行程之一。

全力經營華岡學園

到了華岡學園，許多遊客都會問：「怎麼會有這樣漂亮的建築呢？是誰蓋的？」

這些巍峨的校舍，是由在四、五十年前任南京市工務局局長的名建築師盧毓駿教授設計的。他把留學法國之所知，依照張其昀的希冀，先在校園建立大賢、大成兩館，再建大仁、大義、大倫、大恩諸館。七、八年後，他又設計了白壁藍瓦屹立華岡邊角之大忠館，這座白色雄渾的藝術館昂然聳立，在夕輝殘照下，煙霧迷濛中，藝術館宛若一座晶瑩剔透之藝術精品，屹立不搖在風雨中，任你從各個角度去欣賞它，它依然執着散發華岡與學「質樸堅毅」的精神。

一般人無法想像，這個舉世聞名之華岡學園，居然出於一位儒生手中，他竟能從無到有，從有到發揚光大。華岡學園有成，連帶的，山仔后區也跟着繁榮起來。華岡與學不只作育英才無數，也幫助了許多生活上有困難，需要就業的人們。君不見，校園內「諸子道」，許多清潔榮民和滿佈交通道旁之林立商店，都是華岡庇蔭下的受益者。「開花結果，把大學繁榮起來」，張創辦

人的一個概念，拉近了理想與事實之距離。

民國五十一年，文化研究所開辦，當時財務窘境，令人難以想像。後來之藝術科系，別人不願辦，因爲知道一辦就賠錢，張其昀認爲美育是中國古代大學教育的特色，辦了，虧錢也在所不惜。

文大繁多之系所中，冷門系所不少，有人奇怪他怎會辦這些冷門所系？張創辦人高瞻遠矚，他挑人家所不願意的，而發展性高之系所辦。如蠶絲、勞工、兒童福利、食品營養、陶瓷等等，早期很多被冷落的系所，現在已慢慢爲社會大眾重視。

張其昀在五十年代，就知道六、七十年代之困難，任何困難都難不倒他；平常人頭痛的財務問題，兩袖清風的他，依然不爲財政困難所困擾，因爲他有他的偉大抱負。

爲教育坐牢也心甘

創校維艱，有人忠告張其昀：「你有很好的本錢去從事政治，爲何獨挑「前途有限」之教育事業呢？」

張其昀回答：「看到這麼多學生讀書，我就很高興。」

創校初期，學校面臨拿不出錢來的窘境，當時，有人怕他退票坐牢，他却說，爲教育坐牢，心甘情願。這股傻勁，催促文大急速成長。在華岡，他把個人的潛能發揮到極致。他像一根燃燒自己，照亮別人的無怨蠟燭，爲學生帶來無盡光明，他的犧牲精神，永遠烙入學子的心坎裏。

華岡博物館建於民國六十年，適逢建國甲子年，張其昀爲了收集書畫、藝術品，他每週都會宴請畫家，請求捐畫，華岡博物館終於無中生有，由有更加收藏豐富。

張其昀對復興文化之貢獻，從出版開始。民國三十九年，政府遷臺初期，許多教授面臨有書不能出版之問題，爲了幫忙他們的生活，張其昀出任教育部長後，編訂龐大的「國民基本知識叢書」，預先以稿費支付給作家。但有些作家因事忙遲未交稿，催逼無結果時，張其昀表示，既然交不出稿來，必有他的苦衷，暫寬待他吧！叢書蒐羅各方專家著作，內容六百類，共出了六次，在當時，很多作家靠着這些稿費，才不至於有斷炊之虞。張其昀重用人才的本領，令人嘆服，「人棄我取」，是他獨特的用人之道。別的單位拋棄的人才被羅致到他的門下，都能發揮他們應有的特長。

閱讀豐碩記憶力強

張其昀蒐集資料之辛勤，閱讀之豐碩，令人驚佩。他的寬敞辦公室內，四壁擺滿了書層，幾個大型資料櫃也分門別類放着一堆堆的剪報資料。

事必躬親，張其昀往往自己整理蒐集資料，別人送他的書，他會要求多送一本，一本編號剪貼，一本歸檔。他的記憶力很強，找資料從不假手於人，那些特有的編號，也可能只有他一個人知道。甚至，他可以提醒別人：「……記得那篇文章在那一期、那一頁！」

修史堂辦公室一塵不染，排列整齊，可以看出這裏的主人相當注重清潔。一本本因他逝去而黯然無光的史籍，都是他生前所最珍視的讀物。「中華五千年史」預計出三十二冊，這項空前的創舉，洵非一個人的力量所能獨成，但張其昀事必躬親的個性，却使他堅持一人完成這部通史。這個耗時耗力的巨大工程，使他的目力受傷，元氣大損，截至他逝世前，僅完成十冊，寫到東漢而已，令人不勝惋惜、唏噓。

創立一所文理法商農工醫俱備的綜合大學是他的理想，因此，他急於把華岡教育體系再發揚擴大，縱使財務及人事困難叢生，他仍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。他還打算在校園前廣大的學校教師宿舍地上，即華岡新村三分之一的土地上，加蓋一棟醫學院。

自奉極薄寬待學生

張其昀是一位仁慈剛強的人，有着堅強的意志，對個人用錢極其節省，但對學生的培植，則花錢大方。有些不了解的人說他脾氣大，但知道他對學生的寬厚，當會感動不已。他最愛護學生，每逢節慶時刻，他都會設宴與外籍留學生、僑生和一些未能回家團圓的學生餐敘，照顧他們，無微不至。

張其昀以華岡爲家，一年中只有大年初二才不在學校，每日一大早，他在臺北辦妥私事，九點一定準時到華岡，直到晚上八點多才返家。在學校，他開會時間選在早上十一點或下午四點，他以爲，這樣才不會影響到別人工作的時間。

他自奉極薄，每日中晚兩餐均在校用膳，菜肴有二道，一爲醬油澆臭豆腐，一爲紅燒魚一小條，每次僅食半條。有客人來時，再加上白菜紅燒獅子頭一碗，他只吃白菜，讓客人食獅子頭。

他在文化大學不支任何薪津，一切涓滴歸公，國大代表薪津和寫稿稿費是他惟一的經濟來源。他對稿費極重視，不得短欠，否則必去函催索。所以寫稿再寫稿，看報又看報，他在學校往往留到晚上八點多，直到他的孫女張海燕之聲音從電話筒傳出：「爺爺回來吃飯啦！」他才下山回家。

華岡文大學生不用向創辦人辦公室門口的兩位秘書登記報告，可直接進去裏面與張創辦人談話。他的秘書說：「只要是華岡學生，都可進去跟創辦人面談。」

張其昀從來不罵人，想罵人時，頂多啾啾嘴，嘴角動幾下，欲言不言。

華岡是他夢魂縈繞的地方，每天走在大義館之樓側，眼看洋溢年輕的新生命的上萬學子活潑神態，他不禁說：「我只知道我很快樂，看到學生，我就很高興。」

這位大家長在他住院時，仍唸唸不忘他的學生，在他住進榮總時，曾刻意請求院方變更一間可以從石牌遠眺華岡的病房。他仍很懷念學生的琅琅讀書聲，企盼再看到學生童稚的臉龐。然而，天不從人願，這位辛勤耕耘華岡的老園丁，終於在民國七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晚，因心臟衰竭，與世長辭了！